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呻吟語 聖賢

孔子是五行造身，兩儀成性。其餘聖人得金氣多者則剛明果斷，得木氣多者則樸素質直，得火氣多者則發揚奮迅，得水氣多者則明徹圓融，得土氣多者則鎮靜渾厚，得陽氣多者則光明軒豁，得陰氣多者則沉默精細。氣質既有所限，雖造其極，終是一偏底聖人。此七子者，共事多不相合，共言多不相入，所同者大根本大節目耳。孔顏窮居，不害其為仁覆天下，何則？仁覆天下之具在我，而仁覆天下之心未嘗一日忘也。

聖人不落氣質，賢人不渾厚便直方，便著了氣質色相；聖人不帶風土，賢人生燕趙則慷慨，生吳越則寬柔，就染了風土氣習。

性之聖人，只是個與理相忘，與道為體，不待思，惟橫行直撞，恰與時中吻合。反之，聖人常常小心，循規蹈矩，前望後顧，才執得中字，稍放鬆便有過不及之差。是以希聖君子心上無一時任情恣意處。

聖人一，聖人全，一則獨詣其極，全則各臻其妙。惜哉！

至人有聖人之功而無聖人之全者，囿於見也。

所貴乎剛者，貴其能勝己也，非以其能勝人也。子路不勝其好勇之私，是為勇字所伏，終不成個剛者。聖門稱剛者誰？吾以為恂恂之顏子，其次魯鈍之曾子而已，餘無聞也。

天下古今一條大路，曰大中至正，是天造地設的。這個路上古今不多幾人走，曰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、孔、顏、曾、思、孟，其餘識得的周、程、張、朱，雖走不到盡頭，畢竟是這路上人。將這個路來比較古今人，雖伯夷、伊、惠也是異端，更那說那佛、老、楊、墨、陰陽術數諸家。若論個分曉，伯夷、伊、惠是旁行的，佛、老、楊、墨是斜行的，陰陽星數是歧行的。本原處都從正路起，卻念頭一差，走下路去，愈遠愈繆。所以說，異端言本原不異而發端異也。何也？佛之虛無是吾道中寂然不動差去，老之無為是吾道中守約施博差去，為我是吾道中正靜自守差去，兼愛是吾道中萬物一體差去，陰陽家是吾道中敬授人時差去，術數家是吾道中至誠前知差去。看來大路上人時為佛，時為老，時為楊，時為墨，時為陰陽術數，是合數家之所長。岔路上人佛是佛，老是老，楊是楊，墨是墨，陰陽術數是陰陽術數，殊失聖人之初意。譬之五味不適均不可以專用也，四時不錯行不可以專今也。

聖人之道不奇，才奇便是賢者。

戰國是個慘酷的氣運，巧偽的世道，君非富強之術不講，臣非功利之策不行，六合正氣獨鍾在孟子身上。故在當時疾世太嚴，憂民甚切。

清任和時，是孟子與四聖人議定的謚法。祖術堯、舜，憲章文、武，上律天時，下襲水土，是子思作仲尼的贊語。

聖賢養得天所賦之理完，仙家養得天所賦之氣完。然出陽脫殼，仙家未嘗不死，特留得此氣常存。性盡道全，聖賢未嘗不死，只是為此理常存。若修短存亡，則又繫乎氣質之厚薄，聖賢不計也。

賢人之言視聖人未免有病，此其大較耳。可怪俗儒見說是聖人語，便迴護其短而推類以求通；見說是賢人之言，便洗索其疵而深文以求過。設有附會者從而欺之，則陽虎優孟皆失其真，而不免徇名得象之譏矣。是故儒者要認理，理之所在，雖狂夫之言，不異於聖人。聖人豈無出於一時之感，而不可為當然不易之訓者哉？

堯舜功業如此之大，道德如此之全，孔子稱贊不啻口出。

在堯舜心上有多少缺然不滿足處！道原體不盡，心原趁不滿，勢分不可強，力量不可勉，聖人怎放得下？是以聖人身囿於勢分，力量之中，心長於勢分、力量之外，才覺足了，便不是堯舜。

伊尹看天下人無一個不是可憐的，伯夷看天下人無一個不是可惡的，柳下惠看天下人無個不是可與的。

浩然之氣孔子非無，但用的妙耳。孟子一生受用全是這兩字。我嘗云：「孟於是浩然之氣，孔於是渾然之氣。渾然是浩然的歸宿。浩然是渾然的作用。惜也！孟子未能到渾然耳。」

聖學專責人事，專言實理。

二女試舜，所謂書不可盡信也，且莫說玄德升聞，四岳共薦。以聖人遇聖人，一見而人品可定，一語而心理相符，又何須試？即帝艱知人，還須一試，假若舜不能諧二女，將若之何？是堯輕視骨肉，而以二女為市貨也，有是哉？

自古功業，惟孔孟最大且久。時雍風動，今日百姓也沒受用處，賴孔孟與之發揮，而堯舜之業至今在。

堯舜周孔之道，如九達之衢，無所不通；如代明之日月，無所不照。其餘有所明，必有所昏，夷、尹、柳下惠昏於清、任、和，佛氏昏於寂，老氏昏於齋，楊氏昏於義，墨氏昏於仁，管、商昏於法。其心有所向也，譬之鵠知南；其心有所厭也，譬之盍且惡夜。豈不純然成一家人物？競是偏氣。

堯舜禹文周孔，振古聖人無一毫偏倚，然五行所鍾，各有所厚，畢竟各人有各人氣質。堯敦大之氣多，舜精明之氣多，禹收斂之氣多，文王柔嘉之氣多，周公文為之氣多，孔子莊嚴之氣多，熟讀經史自見。若說天縱聖人，如太和元氣流行略不沾著一些，四時之氣純是德性，用事不落一毫氣質，則六聖人須索一個氣象無毫髮不同方是。

讀書要看聖人氣象性情。《鄉黨》見孔子氣象□九。至其七情，如回非助我，牛刀割雞，見其喜處；由之瑟，由之使門人為臣，憮然於沮洳之對，見其怒處；喪予之慟，獲麟之泣，見其哀處；侍側言志之問，與人歌和之時，見其樂處；山梁雌雉之歎，見其愛處；斥由之佞，答子貢「君子有惡」之語，見其惡處；周公之夢，東周之想，見其欲處。便見他發而皆中節處。

費宰之辭，長府之止，看閔子議論，全是一個機軸，便見他和悅而諍。處人論事之法，莫妙於閔子，天生底一段中平之氣。

聖人妙處在轉移人不覺。賢者以下便露圭角，費聲色做出來，只見張皇。

或問：「孔孟周流，到處欲行其道，似技癢底？」曰：「聖賢自家看的分數真，天生出我來，抱千古帝王道術，有旋乾轉坤手投，只兀兀家居，甚是自負，所以遍行天下以求遇夫可行之君。既而天下皆無一遇，猶有九夷、浮海之思，公山佛肸之往。夫子豈真欲如此？只見吾道有起死回生之力，天下有垂死欲生之民，必得君而後術可施也。譬之他人孺子人井與已無干，既在井畔，又知救法，豈忍袖手？」

明道答安石能使愧屈，伊川答子由遂激成三黨，可以觀二公所得。

休作世上另一種人，形一世之短。聖人也只是與人一般，才使人覺異樣便不是聖人。

平生不作圓軟態，此是丈夫。能軟而不失剛方之氣，此是大丈夫。聖賢之所以分也。

聖人於萬事也，以無定體為定體，以無定用為定用，以無定見為定見，以無定守為定守。賢人有定體，有定用，有定見，有定守。故聖人為從心所欲，賢人為立身行己，自有法度。

聖賢之私書，可與天下人見；密事，可與天下人知；不意之言，可與天下人聞；暗室之中，可與天下人窺。

好問、好察時，著一我字不得，此之謂能忘。執兩端時，著一人字不得，此之謂能定。欲見之施行，略無人之嫌，此之謂能化。

無過之外，更無聖人；無病之外，更無好人。賢智者於無過之外求奇，此道之賊也。

積愛所移，雖至惡不能怒，狃於愛故也；積惡所習，雖至感莫能回，狃於惡故也。惟聖人之用情不狃。

聖人有功於天地，只是人事二字。其盡人事也，不言天命，非不知回天無力，人事當然，成敗不暇計也。

或問：「狂者動稱古人，而行不掩言，無乃行本顧言乎？孔子奚取焉？」曰：「此與行不顧言者人品懸絕。譬之於射，立拱把於百步之外，九矢參連，此養由基能事也。孺夫拙射，引弦之初，亦望拱把而從事焉，即發，不出口步之遠，中不近方丈之鵠，何害其為志士？又安知日關弓，月抽矢，白首終身，有不為由基者乎？是故學者貴有志，聖人取有志。獨者言尺行尺，見寸守寸，孔子以為次者，取其守之確，而恨其志之隘也。今人安於凡陋，惡彼激昂，一切以行不顧言沮之，又甚者，以言是行非謗之，不知聖人豈有一蹴可至之理？希聖人豈有一朝逕頓之術？只有有志而廢於半途，未有無志而能行跬步者。」或曰：「不言而躬行何如？」曰：「此上智也，中人以下須要講求博學、審問、明辯，與同志之人相砥礪奮發，皆所以講求之也，安得不言？若行不顧言，則言如此，而行如彼，口古人，而心衰世，豈得與狂者同日語哉！」

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，此有道之言也。但法度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以來只有一個，譬如律令一般，天下古今所共守者。若家自為律，人自為令，則為伯夷、伊尹、柳下惠之法度。故以道為法度者，時中之聖；以氣質為法度者，一偏之聖。

聖人是物來順應，眾人也是物來順應。聖人之順應也，從廓然太公來，故言之應人如響，而吻合乎當言之理；行之應物也，如取詣宮中，而吻合乎當行之理。眾人之順應也，從任情信意來，故言之應人也，好莠自口，而鮮與理合；事之應物也，可否惟欲，而鮮與理合。君子則不然，其不能順應也，不敢以順應也。議之而後言，言猶恐尤也；擬之而後動，動猶恐悔也。

卻從存養省察來。噫！今之物來順應者，人人是也，果聖人乎？

可哀也已！

聖人與眾人一般，只是盡得眾人的道理，其不同者，乃眾人自異於聖人也。

天道以無常為常，以無為為為。聖人以無心為心，以無事為事。

萬物之情，各求自遂者也。惟聖人之心，則欲遂萬物而志自遂。

為宇宙完人甚難，自初生以至屬纊，徹頭徹尾無些子破綻尤難，恐亙古以來不多幾人。其徐聖人都是半截人，前面破綻，後來修補，以至終年晚歲，才得乾淨成就了一個好人，還天付本來面目，故曰湯武反之也。曰反，則未反之前便有許多欠缺處。今人有過便甘自棄，以為不可復入聖人境域，不知盜賊也許改惡從善，何害其為有過哉？只看歸宿處成個甚人，以前都饒得過。

聖人低昂氣化，挽回事勢，如調劑氣血，損其侈不益其強，補其虛不甚其弱，要歸於平而已。不平則偏，偏則病，大偏則大病，小偏則小病。聖人雖欲不平，不可得也。

聖人絕四，不惟纖塵微障無處著腳，即萬理亦無作用處，所謂順萬事而無情也。

聖人胸中萬理渾然，寂時則如懸衡鑿，感之則若決江河，未有無故自發一善念。善念之發，胸中不純善之故也。故惟旦晝之牝食，然後有夜氣之清明。聖人無時不夜氣，是以胸中無無故自見光景。

法令所行，可以使土偶奔趨；惠澤所浸，可以使枯木萌孽；教化所孚，可以使鳥獸伏馴；精神所極，可以使鬼神感格，吾必以為聖人矣。

聖人不強人以太難，只是撥轉他一點自然底肯心。

參贊化育底聖人，雖在人類中，其實是個活天，吾嘗謂之人天。

孔子只是一個通，通外更無孔子。

聖人不隨氣運走。不隨風俗走，不隨氣質走。

聖人平天下，不是夷山填海，高一寸還他一寸，低一分還他一分。

聖而不可知之謂神。不可知，可知之祖也。無不可知做可知不出，無可知則不可知何所附屬？

只為多了這知覺，便生出許多情緣，添了許多苦惱。落花飛絮豈無死生？他只恁委和委順而已。或曰：「聖學當如是乎？」曰：「富貴、貧賤、壽夭、寵辱，聖人未嘗不落花飛絮之耳。雖有知覺，心不為知覺苦。」

聖人心中再無分毫不自在處。內省不疚，既無憂懼，外至之患，又不怨尤，只是一段不釋然，卻是畏天命，悲人窮也。

定靜安慮，聖人無一刻不如此。或曰：「喜怒哀樂到面前何如？」曰：「只恁喜怒哀樂，定靜安慮，胸次無分毫加損。」

有相予者，謂面上部位多貴，處處指之。予曰：「所憂不在此也。汝相予一心要包藏得天下理，相予兩肩要擔當得天下事，相予兩腳要踏得萬事定，雖不貴，子奚憂？不然，予有愧於面也。」

物之入物者染物，入於物者染於物；惟聖人無所入，萬物亦不得而入之。惟無所入，故無所不入。惟不為物入，故物亦不得而離之。

人於吃飯穿衣，不曾說我當然不得不然，至於五常百行，卻說是當然不得不然，又竟不能然。

孔子七□而後從心，六□九歲未敢從也。眾人一生只是從心，從心安得好？聖學戰戰兢兢，只是降伏一個從字，不曰戒慎恐懼，則曰憂勤惕勵，防其從也。豈無樂的，樂也只是樂天。眾人之樂則異是矣。任意若不離道，聖賢性不與人殊，何苦若此？

日之於萬形也，鑿之於萬象也，風之於萬籟也，尺度權衡之於輕重長短也，聖人之於萬事萬物也，因其本然付以自然，分毫我無所與焉。然後感者常平，應者常逸，喜亦天，怒亦天，而吾心之天如故也。萬感動勤，眾動輻輳，而吾心之天如故也。

平生無一事可瞞人，此是大快樂。

堯舜雖是生知安行，然堯舜自有堯舜工夫。學問但聰明睿智，千百眾人豈能不資見聞，不待思索？朱文公云：聖人生知安行，更無積累之漸。聖人有聖人底積累，豈儒者所能測識哉？

聖人不矯。

聖人一無所昏。

孟子謂文王取之，而燕民不悅則勿取，雖非文王之心，最看得時勢定。文王非利天下而取之，亦非惡富貴而逃之，順天命之予奪，聽人心之向背，而我不與焉。當是時，三分天下才有其二，即武王亦動手不得，若三分天下有其三，即文王亦束手不得。

《酌》之詩曰：「遵養時晦，時純熙矣，是用大介。」天命人心一毫假借不得。商家根深蒂固，須要失天命人心到極處，周家積功累仁，須要收天命人心到極處，然後得失界限決絕潔淨，無一毫黏帶。如瓜熟自落，粟熟自墜，不待剝摘之力；且莫道文王時動得手，即到武王時，紂又失了幾年人心，武王又收了幾年人心。牧誓武成取得，何等費唇舌！多士多方守得，何等耽驚怕；則武王者，生擒勁剝之所致也。又譬之瘡落痂、雞出卵，爭一刻不得。若文王到武王時定不犯手，或讓位微箕為南河陽城之避，徐觀天命人心之所屬，屬我我不卻之使去，不屬我我不招之使來，安心定志，任其自去來耳。此文王之所以為至德。使安受二分之歸，不惟至德有損，若紂發兵而問，叛人即不勝，文王將何辭？雖萬萬出文王下者，亦不敢安受商之叛國也。用是見文王仁熟智精，所以為宣哲之聖也。

湯禱桑林以身為犧，此史氏之妄也。按湯世□八年旱，至二□三年禱桑林責六事，於是早七年矣，天乃雨。夫農事冬旱不禁三月，夏旱不禁□日，使湯持七年而後禱，則民已無子遺矣，何以為聖人？即湯以身禱而天不雨，將自殺，與是絕民也，將不自殺，與是要天也，湯有一身能供幾禱？天雖享祭，寧欲食湯哉？是七年之間，歲歲有旱，未必不禱，歲歲禱雨，未必不應，六事自責，史醫特紀其一時然耳。以人禱，斷斷乎其無也。

伯夷見冠不正，望望然去之，何不告之使正？柳下惠見袒裼裸裎，而由由與偕，何不告之使衣？故曰：不夷不惠，君子後身之珍也。

亙古五帝三王不敷之精英，鑄成一個孔子，餘者猶成顏、曾以下諸賢至思、孟，而天地純粹之氣索然一空矣。春秋戰國君臣之不肖也宜哉！後乎此者無聖人出焉。靳孔、孟諸賢之精英，而未盡泄與！

周子謂：「聖可學乎？曰無欲。」愚謂聖人不能無欲，七情中合下有欲。孔子曰己欲立欲達。孟子有云：「廣土眾民，君子欲之。」天欲不可無，人欲不可有。天欲，公也；人欲，私也。周子云「聖無欲」，愚云：「不如聖無私。」此二字者，三氏之所以異也。

聖人沒自家底見識。

對境忘情，猶分彼我，聖人可能入塵不染，則境我為一矣。而渾然無點染，所謂「入水不溺，入火不焚」，非聖人之至者不能也。若塵為我役，化而為一，則天矣。

聖人學問只是人定勝天。

聖人之私，公；眾人之公，私。

聖人無夜氣。

「衣錦尚絅」，自是學者作用，聖人無尚。

聖王不必天而必我，我之天定而天之天隨之。

生知之聖人不長進。

學問到孔子地位才算得個通，通之外無學問矣。

聖人嘗自視不如人，故天下無有如聖者，非聖人之過虛也，四海之廣，兆民之眾，其一才一智未必皆出聖人下也。以聖人無所不能，豈無一毫之未至；以眾人之無所能，豈無一見之獨精。以獨精補未至，固聖人之所樂取也。此聖人之心日歉然不自滿足，日汲汲然不已於取善也。

聖人不示人以難法，其所行者，天下萬世之可能者也；其所言者，天下萬世之可知者也。非聖人貶以徇人也，聖人雖欲行其所不能，言其所不知，而不可得也。道本如是，其易知易從也。